

## 出海

◎袁旭元

经过三个月的“休养生息”,8月1日起,黄海部分海域开始解禁,迎来“小开渔”。8月的第一个周末,我接到朋友阿贵电话,邀请到射阳黄沙港,随小渔船出海观海,看捕鱼。“大海啊故乡,是我生长的地方”,是我小时候最喜欢也最常听的一首歌,尽管多次去过海边,但这次和以往不同,深入到海里看捕鱼,既感神秘也十分向往。

今年天气格外炎热,申时,我们来到黄沙港外的射阳入海河道码头,渔民阿蔡已经在那儿迎着了。勤劳而朴实的阿蔡今年50岁左右,是村里有名的渔民。岁月在他脸上布满了痕迹,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眼睛却炯炯有神,闪烁着对大海的热爱。

“你们今天坐我的快艇,好好到海里转转,体会一下与众不同的感受。”

我们面面相觑:咦,说好的坐渔船到海里看捕鱼的呢?

“哦,我们这边渔船清晨5点就出海了,这会儿渔网已经布置好了,正等着收网呢。”阿蔡见我们愣在一旁解释道,“等会儿到了海里,应该能看到好多渔船,也能买到新鲜的带鱼、梭子蟹等。”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听从安排,依次在快艇上坐好,穿上救生衣。

射阳河的河水略显浑浊,河道很宽,一旁矗立着射阳港发电厂——江苏沿海第一座火电厂。

快艇飞速地往大海里游去,河风夹杂着海风向我们裹挟而来,人一下变得爽快清凉起来,忍不住要引吭高歌:“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很平淡啊,和我们在千岛湖里坐快艇差不多呢。”“哈哈,老哥,不急,这才哪儿到哪儿。”阿蔡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放心,等会儿有刺激的呢!”果然,随着海况变化,快艇开始剧烈颠簸。我只能紧紧抓住船舷,生怕被甩到海里去。

海水先是黄绿色,继而绿色,慢慢地变淡蓝色。快艇不断地掠过一些小渔船,偶尔看见远处的大货轮徐徐驶过。天上的云儿懒散地游走,时而遮住午后的阳光,给我们带来丝丝凉意。海上风儿轻柔,海面波光粼粼,此时大海显得温顺安然。

向远处望去,海天相接,漫无边际。小时候总会想一个问题,世间的河流以及雨水都将流入大海,大海是否也会不足或满溢。阿蔡渐渐松开油门,快艇慢慢地停了下来,随波荡漾。

泛舟于海,方知海之广

芬芳  
一叶

阔。我听着海浪温柔地呼吸,看着云朵飘来飘去,心情也随之松弛开阔起来,生活中纠结波澜和名利之念此刻被一一抽离。静静地眺望着大海,如同和多年的老友默默相对,你懂我的言外之意,我懂你的欲言又止,便意相处,无言也暖。

阿蔡慢慢又启动快艇,继续向大海深处飞驰,此时已看不到渔船了,只有茫茫无际的大海,海水渐渐变蓝,天空也变成灰蓝色,慢慢地,天和水成了一样的颜色,苍茫一片,只觉得,海越来越大,船越来越小,我们心里陡升起未知的神秘与恐惧,双手牢牢抓住座椅后背。一叶孤舟,孤单无依,独自在海里航行。

“哈哈哈哈!你们不要担心,这也还是近海,离真正的大海还早呢。你们如果想返航,我随时掉头。另外,我这艘快艇有导航有定位,和岸上的人一直保持着联系。”阿蔡见我们从欢声笑语到沉默不语,看出了我们的心思。

“哦哦,我手机这会儿还有信号呢。”阿贵说。

大伙儿心情顿时放松下来,又开始有说有笑了。

下午六点,快艇迎着风飞快地返回,和渔船交汇时,激起层层大浪,打湿我们风中飘起的发端,引来阵阵尖叫。阿蔡用手朝着渔船老板比画着长方形和圆形的动作,对方用摆手和点赞做回应。我们不解,问阿蔡啥意思。“长方形是带鱼,圆形是梭子蟹,摆手是今天没有,点赞是有货。噢,这是海里的语言。”

“要不要买几条新鲜的海鱼尝尝?”阿蔡笑问。

“太好啦,妥妥滴!”我们异口同声地欢呼。

阿蔡朝着刚刚点赞的渔船开去。船舱里有好几筐梭子蟹,以及不少的鲳鲷鱼、带鱼、小黄鱼、海鲈鱼、皮皮虾……“渔民就是靠海吃海,也靠天吃饭。”阿蔡笑着说,“每天出海,也不知道能打多少鱼。单调的生活看似枯燥和辛苦,但也有意思和挑战。看着满船的渔获,那种喜悦感和成就感是无法描述的!”阿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我们买了一筐梭子蟹,几斤皮皮虾,还有几斤带鱼和鲳鲷鱼返程,途中一会儿戏水,一会儿拍照,一会儿嚎叫着酣畅淋漓的旋律。发电厂的烟囱在远处耸立着,俨然是渔船归航的灯塔,此时远处的夕阳在天边徘徊,迟迟不肯落下,似乎是想和我们一起笑语欢歌。



## 江南山水

◎吴有涛

## 江之南

◎陈顾妍

烟丝从清泉上渗出,环绕在街巷间。额上黑瓦黛墙亮得几近要滴出水来。脚旁水草搔首弯腰,时不时挠挠路人的膝盖。

“啪嗒啪嗒”由远及近,一根狗尾巴草颠颠地拐进小巷。

巷中不时传来歌声,“大河向东流啊……”

“江之南!”梅姨抄起手里做伞柄的木棍就预示要打。一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桌前,一身淡绿旗袍,像一朵盛开的白茉莉,静默得似全然不见身旁的闹剧。

“好妈妈,有话好好说。”江之南嬉皮笑脸地躲着木棍的挥击。

“说去找灵感,找了个啥?狗尾巴草?”赶不上江之南躲得快。“女孩子都那么大了,高低说出去也是个江南姑娘,注意点形象,天天跟个假小子似的。”梅姨看着江之南那掺杂着些许碎杂草的蓬乱头发,抛来一个恨铁不成钢的白眼,拍拍沾上些许轻灰的旗袍下摆,抹了抹翘出碎毛的鬓角,在老人对面坐下,一如往常的端庄。

江之南抓了抓乱草包一样的短发,将嘴里的狗尾巴草“噗”地一吐,挤到老人身边。“阿婆,又在画伞面啊?”金丝眼镜上方的眉毛微微扬了扬。江之南又使劲往老人身边拱了拱,老人手中的毛笔被挤得一划,一条突兀的黑线赫然于一丝淡雅精致的小桥流水当中。伞面上原本古色古香的水乡之韵也在错愕间被划开。

江之南看着自己的罪行,怂怂地缩了缩脖子。老人呼了呼气,将伞面整地摊在一旁,那一条黑线扎得江之南不敢抬头。“你做的伞呢?”江之南老老实实在地交

上她磨好伞骨,贴上油纸的一把把小白伞。她的伞不同,她的伞面上既没有素雅淡漠的兰草,也没有暖暖炊烟下的小桥流水,只是白花的一片。面对阿婆询问的眼神,她一如既往地拿“没有灵感”搪塞过去。阿婆也不追问,只是每每呢喃“画伞亦是画心。”

江之南经常爱听去县城上学的哥哥姐姐讲述大城市里精彩纷呈的生活,讲彩虹色的灯带,讲形形色色的车辆、衣服和一堆她叫不上来的品牌名。每当这时,她总是望着天空发呆,神望着那里的天空,用手遮住余光,有意不去看她早已看倦的白墙黑瓦。

入了中学,江之南考进了县城读书。忽地,江之南的身边粉墙黛瓦的黑白世界,转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车水马龙,她望着陌生而又奇妙的新世界感到好奇又新鲜。白天小心翼翼地探寻新事物,晚上躺在宿舍,望着床板,心里倒怀念起家乡氤氲的水汽,念起了马头墙和小院子。而这时唯一留给她寄托情思的,便是阿婆当初硬生生塞在她行李箱里的两把油纸伞。一把是外婆已经做好的,上面画的是江南水景、小桥流水人家;另一把是她捣乱而没能继续完工的半成品,黑线突兀地附在纸伞的中线上。阿婆在临行前嘱咐道,“到了大城市,看到的東西多了。说不定就有东西可画了。”

逢雨,江之南不情不愿地从行李箱内侧掏出阿婆的油纸伞,此时,大大小小颜色明丽的尼龙伞里便会开出一朵墨色。一路上,路人频频回头打量着江之南,更打量着她头顶的油纸伞。江之南只觉得脸上火

辣辣的,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好像只有她一人是灰白的,伞沿一压再压。

教室,PPT上惊现她熟悉的马头墙照片。老师介绍说,这是十分具有水乡特色的徽派建筑。

江之南的同桌兴奋地站起身:“老师,江之南的老家就在那里,她的伞上就是这样子的房子!”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一个劲拉江之南起来。

“那我们就请江同学来讲讲她的家乡?伞带上来给大家一起看看吧。”

江之南撑开外婆的那把墨色油纸伞,伞面舒展开的一刻,下面同学哇声一片。江之南略微有些弯着的腰,在同学的声声赞叹中逐渐挺直,像撑起的伞骨。她恢复了在家时在小巷里泉眼旁生机勃勃的模样,双手比画着自己那无比熟悉却阔别已久的水墨画般的家乡。看向台下同学无比神往的眼神时,江之南仿佛看见了当初自己在那一方黑瓦的四角迫切地想来到这个新世界的模样。

回到宿舍,她抚摸着那把半面尚未着色的小白伞……

几个星期后,在老家的外婆收到了江之南邮寄的包裹,撕开包裹严实的泡沫袋,里面的油纸伞一半画着那熟悉的小桥黑瓦,另一半是夜晚大厦的霓虹闪烁,以及横跨水乡和高楼的画面里的一把油纸伞,以一个短发女生为分隔,女孩的脸上笑容灿烂,她补上了原本的那条突兀的黑线……

“画伞亦是画心。”

还有封信:我不后悔出来,但我也愿意回来。

后来,江南出了第一位将现代元素与水乡记忆完美融合的纸伞艺术家。

精短  
小说